



白求恩在平山上卸甲河

□郝崇书

平山县小觉镇上卸甲河村，是一个深藏在巍巍太行群山中的小山村。从包钢退休回乡的赵廷凯，得知白求恩曾在上卸甲河工作战斗过，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调查、采访、求证，终于让这段红色历史逐渐清晰起来。

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1938年，加拿大著名胸外科医生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援华抗日。是年9月25日，五万多名日军围攻五台山，妄图消灭晋察冀军区机关，晋察冀军区紧急战略转移。为了保密，晋察冀军区医院四个休养所对外一律称连，第二连就是白求恩所在的模范医院。9月28日，白求恩先期到达抢救洪子店战役中负伤的伤员。随后，模范医院转移至平山上卸甲河村，与晋察冀军区四分区后方医院会合。白求恩在这里工作战斗了三个多月。

新加坡《星洲日报》记者黄微当年采访了抗战的将士们，写成了《回到抗战中的祖国》一书。在《同抗敌剧社的孩子们在一起》中她写道：“我们的目的地是河北平山县的洪子店，中午路经卸甲河，这里有一个伤兵医院，收容二百多个负伤战士，我们要向他们慰劳致敬，准备在此地停留两个钟头。”她又在《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》中写道：“回到卫生部去吃了午饭，我们四五个人一同到手术室去参观白求恩大夫施行手术。白求恩大夫，是我们在军区司令部见过面的加拿大医生，最近刚到此地（卸甲河），但已经以他那高超的医术，救护了不少伤病员。现在刚吃过午饭，他又走进这简陋的手术室了。”

曾任福州军区总医院副院长、福州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的老红军赵德胜在文章里回忆：1938年春天，我在晋察冀边区第四分区卫生部担任司药，我们驻在河北省平山县小觉镇卸甲河村。有一天，听说白求恩同志要来我们分区工作，我们非常高兴，跑到门口去看他时，只见两头毛驴驮着医疗器械而不见白求恩同志。原来，他一进门就叫部长带他到病房去看伤员了。他从一分区卫生部来到这里，翻山越岭，跑了好几天，都没有休息一会儿就去病房，我们非常感动……我工作过的地点，多数都记不起来了，但我同白求恩同志在短短几个月内一起工作过的卸甲河村，却永远也忘不了。

村民韩朝永听母亲给他讲，白求恩在1938年到上卸甲河“卫生部”，住进了他们家北屋（北屋有火炕），入住的除了白求恩，还有一位美国医生和一位翻译。韩朝永说，他的乳名“福来”就是白求恩给起的。至今房东家里还保存着白求恩用过的一些医疗器械和生活用品。

为了向白求恩同志学习，1968年4月，河北医学院二院下乡医疗队来到上卸甲河，住到白求恩当年住过的地方，就连手术室也设在当年白求恩工作过的手术室里，为村民看病两年之久。他们还抽出专人，踏着白求恩当年的足迹，沿着“山西五台—平山卸甲河—保定完县（今保定顺平县）”，采访白求恩同志的感人事迹。1975年5月，解放军301医疗队30多人在上卸甲河下乡半年多，同样把手术室设在当年白求恩工作过的手术室里，为老区人民看病、做手术。2014年、2015年，由中加两国组成的医疗队，又来到上卸甲河村，为当地群众义诊。

为了让人们铭记这段历史，赵廷凯投资百余元，在上卸甲河村修建了白求恩广场，并矗立起白求恩雕像，又建起了二层高的白求恩纪念馆。2020年，赵廷凯入选石家庄十大“最美家乡人”。北京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副会长马国庆称赞赵廷凯“用铁的事实还原了历史真相，为研究白求恩的这段历史填补了空白”。



故乡的燕子

□马庆民

披着春日的暖阳，走在莺飞草长的田野上，极目远视，我总企盼着天边能出现几只燕子。

在农村长大的孩子，对燕子再熟识不过了。记忆里，燕子归来便是春天，是故乡最美的季节。此时，一群群活泼可爱、小巧玲珑的燕子，从遥远的南方飞回来了。它们展开狭长的翅膀，强劲有力；它们张开剪刀似的尾巴，轻盈漂亮。它们越过高山，飞过大河，掠过田野……给故乡的孩子，带来了情趣，带来了欢呼雀跃；给故乡的大人带来了吉祥，带来了满面笑容；更为故乡山村的春光，平添了许多生趣。

不管是砖房还是草房，屋檐、房顶、墙壁，都是燕子筑巢垒窝、安家落户的好地方。如果谁家的房檐下筑个燕窝，这家的主人就会自豪得不得了，逢人就会炫耀起来。记得在我六七岁的时候，我家院子的老树上突然来了两只燕子，后来又落到窗台上，两个小东西叽叽喳喳，似乎在嘀咕着什么，连续几天，这两只燕子都照例光顾我家。那时的我非常不解，就问母亲它们在做什么，母亲笑盈盈地对我说：“它们在选窝呢，如果它们选中了，就会住下来喽！”母亲还告诉我，燕子是很挑剔的，不爱干净的人家它们是不会光顾的，只有那些家庭和睦、干干净净的人家，它们才会看得上。

母亲的话我深信不疑，开始为燕子的到来开心雀跃。一场春雨过后，天空被洗涤得干干净净，从清晨到黄昏，一双双欢快的小燕子斜飞河面去衔水，低飞塘边去衔泥，横飞田野去衔草……在窗前飞舞，在梁上旋绕，一趟一趟，一口一口，乐此不疲。

突然有一天，我发现小燕子孵出来了，红红的身体、黄黄的嘴巴，呆头呆脑，可爱至极。记得有几次，调皮的小燕子不慎从窝里掉了出来，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把它们送回窝里。即使有时候出门办事或者串亲戚，母亲也总是会念叨着它们。在母亲心里，小燕子早就是我们家的一员了。

每天早上去上学，只要我一推开门，燕子“叽”的一声就划破了农舍小院的寂静，然后冲向淡蓝色的天空。放学回来，我常常发现它们落在门口的电线上，像极了五线谱中的音符，正演奏着春天的乐章、唱着春天的赞歌。

冬去春来，燕子走了又回，我始终相信屋檐下的燕子，依然还是去年离去的那一对。所以，我经常喜欢一个人坐在院子里，痴痴地看着上下翻飞的小燕子，却总也想不明白，是什么力量，能使看似纤弱的小燕子，冒着艰难险阻，跋山涉水从遥远的南方回到我们家的屋檐下。

长大后，远离故乡，在陌生的城市里奋斗打拼，渐渐地我找到了答案，原来那是一种强烈的“家”的情愫。因为很多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燕子，寄居在远离故乡的城市屋檐下，每到春天，就会想起故乡，想起老屋。我想，我们每个人都像那些燕子一样，一生都不会忘记自己的“窝”，无论如何远走高飞，但心里永远清楚地铭记着故乡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。

我久久地望着天空，望着故乡的方向。心里喃喃自语着：老家的屋檐下，恐怕已经栖满了恋家的燕子吧。

追寻名人足迹

古代篇②〇



李治：数学成就光耀千秋

□本报记者 杨惠玲

圆海镜》的成书标志着天元术的成熟，它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学术著作。清代学者阮元认为《测圆海镜》是“中土数学之宝书”，我国近代数学家李善兰称赞“中华算书实无有胜于此者”。

《益古演段》普及天元术

公元1251年，李治回到了离真定城20多公里的封龙山。在真定汉氏侯史天泽和学者元好问、真定督学张德辉等人的支持下，开始重振封龙书院。在这里，李治又著成了一部普及天元术的数学专著《益古演段》。

《测圆海镜》的成书标志着天元术成熟，不久以后，王恂、郭守敬在编《授时历》时，便用天元术求周天弧度，沙克什则用天元术解决水利工程中的问题，都得到良好效果。元代数学家朱世杰曾说：“以天元演之，明源活法，省功数倍。”以《测圆海镜》为代表的天元术理论，对后世数学影响很大。李治去世后，天元术经二元术、三元术迅速发展为四元术，成功地解决了四元高次方程组的建立和求解问题，达到宋元数学的顶峰。

由于《测圆海镜》内容较深，粗知数学的人看不懂。而且当时数学不受重视，所以天元术的传播速度较慢。李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，他坚信天元术是解决数学问题的一个有力工具，同时深刻认识到普及天元术的必要性。

李治回到元氏定居以后，许多人跟他学数学，这促使他要写出一本深入浅出、便于教学的书，《益古演段》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。《测圆海镜》的研究对象是离生活较远而自成系统的圆城图式，《益古演段》则把天元术用于解决实际问题，将代数与几何结合起来，通过图文并茂的方法讲解日常所见的方、圆面积。

正如《四库全书·益古演段提要》所说：“此法（指天元术）虽为诸法之根，然神明变化，不可端倪，学者欲臻通之，茫无门径之可入。惟因方圆幕积以明之，其理尤届易见。”李治是很乐于做这种普及工作的，他在《益古演段》一书的序言中说：“使粗知十百者，便得入室啖其文，顾不快哉！”

《益古演段》的价值不仅在于普及天元术，理论上也有所创新。首先，李治善于用传统的出

人相补原理及各种等量关系来减少题目中的未知数个数，化多元问题为一元问题；其次，李治在解方程时采用了设辅助未知数的新方法，以简化运算。

封龙书院治学育人

李治不仅是一位数学家，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。他半生颠沛流离，最终选择了数学之路，在取得学术成就的同时，还努力“晓然示人”。他从不把自己的成就束之高阁，而是效法孔子，“有教无类”，不仅使天元术得以完善，而且重视其推广传播。

1251年，花甲之年的李治结束了他的流亡生涯，回到少年时期求学的元氏定居。他善于因材施教、循循善诱，慕名而来的人很多。由于学生众多，家中容纳不下，乡人就帮他建起了讲学斋。他们把北宋李昉的读书堂故基加以整饬，为李治师生讲学活动提供了场所，这所讲学斋就是著名的“封龙书院”。

封龙书院坐落在元氏县封龙山之阳龙首峰下。复建的封龙书院为三门四合院建筑群，进入山门，左侧为封龙书院观礼院，穿过牌坊进入院门，拾级而上就来到书院讲堂。

李治在封龙书院讲学二十多年，以数学教育为主，同时讲授文史知识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。元朝大将史天泽和他的四个儿子都出自李治门下，廉访使荆幼纪、集贤学士焦养直、廉访金事张翼、翰林修撰王德渊，以及元曲杂剧的领军人物白朴、李文蔚也都是李治的学生。翰林修撰王德渊称赞李治“于六艺百家，靡不川贯”。

李治晚年完成的《敬斋古今录》与《泛说》是两部内容丰富的著作。《泛说》一书今已不存，据《元朝名臣事略》中的几段引文及书名来看，这是一本随感录，记录了李治对各种事物的见解。《敬斋古今录》是一本读书笔记，遍及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数学、天文和医学，尤其在文史方面颇有独到见解。由此可见，李治的学问是多方面的，时人称赞他“经为通儒，文为名家”，《元史新编》中赞他：“凡天文象数，名物之学，无不精研。”

李治晚年完成的《敬斋古今录》与《泛说》是两部内容丰富的著作。《泛说》一书今已不存，据《元朝名臣事略》中的几段引文及书名来看，这是一本随感录，记录了李治对各种事物的见解。《敬斋古今录》是一本读书笔记，遍及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数学、天文和医学，尤其在文史方面颇有独到见解。由此可见，李治的学问是多方面的，时人称赞他“经为通儒，文为名家”，《元史新编》中赞他：“凡天文象数，名物之学，